

日常危险

非冲突武装暴力

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有526000人死于各种暴力冲突，但其中仅10%的人死于直接冲突。然而国际社会一般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内战，虽然学术研究表明自2005年以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在各类武装冲突中占据一小部分。

在冷战即将结束之时，“冲突后”这个词语开始得到流行。但由于通过武装冲突并不能经常促成一个明确的结果，例如取得军事胜利或达成和平协议。因此，“冲突后”时期从何时开始就变得更不明确了，尤其是在武装暴力仍然泛滥的情况下。

人们通常将冲突环境和“冲突后”环境以外发生的武装暴力称之为非冲突暴力。

将既非发生在冲突期也未发生在“冲突后”时期的武装暴力事件定义为非冲突事件。非冲突武装暴力的概念涉及一系列范围，从刑事司法到公共健康以及包括根据犯罪者动机（如政治或经济动机）、背景（如国内或城镇背景）、受害者或犯罪者类型及他们间的关系（例如基于性别的暴力或有组织的犯罪）来分类的暴力事件。非冲突武装暴力的定义与一些术语的意思有所重叠，例如危机和脆弱情形。

根据《小武器问题调查》显示，虽然获取轻武器本身并非推动武装暴力的原因。而民众却持有全球总共8.75亿轻枪支中的75%。各种武装团伙及帮派之间仅持有这些武器中的一小部分（仅1.3%）。全球所有国家的武装力量与立法机构所拥有的武器比例不足25%。

全球约42%~60%的致命性冲突事件源自于枪支暴力。至少每四个枪击受害者中就有一名死亡。绝大多数武装冲突死亡发生在人们并不认为是存在冲突或“后冲突”环境的国家或地区。

绝大多数武装冲突死亡发生在人们并不认为是存在冲突或“后冲突”环境的国家或地区。



玫瑰花上印有2013年1月在康涅狄格州纽顿市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遇难者照片。
版权所有©蒂莫西·克拉里/法新社照片

发生在非冲突背景中的武装暴力事件包含不同的武装分子及不同形式的暴力。武装分子包括可获取武器的个人或群体。武装群体有规模大小、隶属关系及内部结构的不同。

由于武装分子通常潜在包含于多种武装暴力形式中，因此武装分子及武装暴力形式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此外，不同形式的武装暴力可能会相互重叠、交叉及支持。在武装暴力盛行的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可能会与犯罪暴力事件、违反人权事件、恐怖袭击及各种形式的人际间暴力共存。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应保持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以确保公民的基本人身安全。国家可将武装力量借予他人暂用或分包给他们。例如借予私人保安公司。在其他情形下，挑战国家专权的叛乱分子、各种帮派及其他犯罪组织经常会导致国家在部分或所有领土区域内丧失对暴力事件控制的能力。

政府可能会滥用其对武装力量的专权,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对民众施加暴力。国家在法治方面的无能会削弱其权威性及民众对它的信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民众将通过购买武器、支持地方保卫力量及拒绝缴械来寻求其自身安全。这些行为可导致政府力量逐渐下滑从而促使私人武装分子增强其实力。

长期以来,获取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欲望成为了武装暴力的驱动力量。实际上,明确土地、领土及社区间的关系对理解非暴力武装冲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说来,一个集体的组织性越强,它就越有可能去统治一块领土。高度组织的团体使用暴力来建立、稳固其实力。和其所在社区存在密切联系的集体,如尼加拉瓜的黑帮(Pandillas)在其所在社区很少出现使用暴力的情况,而往往作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安保公司为社区提供安保服务。相比之下,那些跨国家跨地区的群体(如拉丁美洲的Maras)却往往在使用暴力时少有节制。

无论将暴力与“武装冲突”、“后冲突”还是“非冲突环境”相联系,其要表达的内容远非语义学所指。明确的武装暴力冲突群里可获取因未被明确标记而被否认的国际资源。更准确地说,武装冲突标记可引起联合国安理会的介入,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或提供相关援助。

然而那些遭受高级别非冲突武装暴力的国家往往不得不孤军奋战,不管其自身是否具备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不管其自身具备必要的工具或手段与否。为应对这些情况,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向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宣战,例如通过军事策略去限制此种威胁。但这样很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升级。

处理非冲突武装暴力的新举措正在形成,包括在非冲突区域进行人道主义部署及对逃离帮派招募的难民进行帮助。然而,多边及多领域的举措已经在此方面开始发挥其作用——如旨在减少在冲突及非冲突地区的武装暴力事件的《武装暴力与发展问题日内瓦宣言》。